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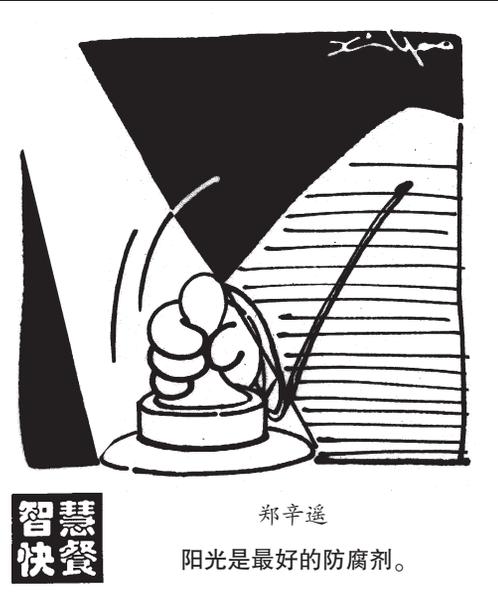
我第一次站在霍山路夜市中，便有一些疑惑。这人声鼎沸的夜市仿佛很熟悉，但又非常陌生，从食物到街铺的装饰都是有些熟悉或陌生。上海虹口区的霍山路夜市，其间大饼油条最为著名，但大饼油条却是旧时上海的经典早点，大饼对折夹一根油条，大饼外壳脆，可以折断，大饼的内层韧，折不断。配豆浆，能提供热量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都有了。上世纪80年代大饼还是黑面粉做的，个人觉得吃口好过现在白面粉的大饼。但大饼油条转变成夜市的主角大约也只是这几年的事了。

# 霍山路夜市、大饼及其他

至于上海大饼虽然源出苏北，但其实在具体做法上已经有些细微变化。上海大饼的面团是不用发酵粉发面的，讲究是用老酵面将面团捂上十几小时左右才揉面团。上海大饼分椭圆形甜大饼和圆形咸大饼两种。咸大饼表面撒黑芝麻，甜大饼表面撒白芝麻（现在额大饼，表面黑白芝麻都有，现在师傅才不讲究呢）。咸大饼是在揉制面团中，一层猪油和粗盐，层层叠叠地揉制的，考究点还要加些葱花。大饼炉子有特制的，但更多是柏油桶改制的。顶部小口，内腔大，底部有进风口。大饼在炉子内壁烤制，炉子要先预热。大饼入炉前要刷层水。烤制大饼不可过急，时间短，生，时间长，干。大饼要求外层芝麻香，皮脆，内层次分明但有韧劲有咬口。但霍山路夜市的咸大饼是白乎乎的长方形。

根据我的观察，其实现在满街都是长方形的咸大饼，圆咸大饼反倒无影无踪了。家父认为大饼折成长方形是简易做法，因为圆形费工，在求快的当下，大饼师傅是不会做圆形的。也许再过一阵子，上海的年轻人真会认为这咸大饼从来都是长方形的，一掰就断成两块。不过关于椭圆大饼是甜的还是咸的，诸位亲朋好友的记忆都有了差别，好友强生坚持椭圆是咸的。我和父亲以及其他朋友的记忆正好反过来。不过反正现在正宗的上海大饼也没有人做了，求证有难度，那姑且一记，留待有心人解惑。

然而让我最怀念的其实是甜大饼，甜大饼的面团是白糖（一点点而已）加猪油和面揉制而成，馅心为糖馅，白糖在烤制过



程融化成浆，一口咬下，糖浆裹着面饼，好吃。现在饮食之风已变，满街都是咸大饼，找个甜大饼难于上青天。正如这甜大饼，我们曾经熟悉的街道也悄悄发生着一点变化。在城市的扩张中，街道被修正为道路。街道和道路有些不一样，街道是生活化的场景，街道曾经是繁荣的商业交换场所和公共空间。而道路仅仅用于通行，对速度和效率的追求消灭了街道的界面。当界面的连续性被打断后，城市建筑在立面形态上便呈现各自表达的乱语状态。这种试图建立在秩序上的乱语说明了一个事实，当街道被改成道路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人意识到，生活已经开始变质。我们居住的街区以及新的居住区正被宽阔和高速的道路隔绝成孤岛。霍山路一带已经被高速干道切割成了孤岛，周边不断增加的新建筑已经挤压到了这片老区。霍山路的夜市似乎不是为生活必须而产生的，更像是为了上海人寻找那些失去旧日记忆而产生的。对周边不谋生业的居民，它是不真实的存在，而对特地跨了几个区来夜宵的人而言，它又是真实的。夜色中热闹非凡的霍山路镶嵌在随时等待拆迁的缄默的老区中像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图景。霍山路夜市的兴旺本来就在计划之外，它能够一直下去

固然是件好事，但哪天突然消失了，这些食客也会坦然接受，生活无论在哪里都要继续，无论在哪里，以哪种方式，都要精致欢快地继续。在不断流畅的转场中，回头一看，哎呀，我们都认不出自己了。我站在霍山路夜市中，就是觉得有点熟悉也有点陌生，我一时间无法仔细加以分别，所以有些恍惚。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事情总在我们没准备好的时候就开始，在我们准备好的时候结束，我们不得不总在熟悉和陌生的情境交织中追忆和远望过去和未来。

聚德高总命我赴宁，谈谈朱爷轶闻，我口才不好，又恐惧旅途，那还是写吧，笃定些，能修改，不是特别伤神，也算周年祭文。

去冬朱爷羽化，眼看就要一年。多次梦见他痊愈，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回过头来和我讲笑话。有次实在太真，我醒来很久，还在琢磨天亮了，要打圈电话给村长、老费、江芮报喜。慢慢回过神来，想我们这位爷，吃饭走路，从不等人，脾气急得很，所以这一走，也是不等你们，一个人自在玩耍去也的意思。

2014年整年，朱新建年，有藏家奔到比利时法国搜画，早年散在欧洲的朱画还真不少，一般尺幅都不很大，比后来的线条细，着色不很实，会后漏过一句，在巴黎困窘时，很大一部分画被丁雄泉买走，可惜了这位“采花大盗”，比老朱还早走了十来年，那时朱画，价格尚未起飞，无非是叠旧纸，下落如何，成了一桩疑案。

朱爷通《五灯会元》，一个人独处时，醉心禅悦，对物质的事儿，洒脱得很。我隔三差五陪他过桥，去江宁和雨花交界的那个苏果超市买零嘴儿，无非就是花生米（得是生的，回家他自己余）速溶咖啡和饼干之类，比一般居家过日子还要寻常朴素。但在画画这件事情上，是个极其好胜的人，争强斗狠，乐此不疲，所以晚年有自己写一部武侠小说的冲动。他自述一生劲敌，之前是董欣宾，后来换作何建国，都是笔头子上有造诣的一方豪强，刚开始和他们打交道时，手上也有些拙，但是心气

儿很高，从来没有矮人一截的念头，再加上苦练，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水墨奇迹。

对于他的发小们来说，例如朱道平，或者顾小虎，人家看他，从来不敢当他一个绘画天才，相反，觉得这是一个在画画上，发育比较迟缓的兄弟。一直到跌跌撞撞地进了南艺，他的素描功底和造型能力，还是令冯健亲之类正统派老师挠头。你说他不会画，肯定不对，他什么都能给你画出来，可是这种“画出来”，实在和苏联素描体系，在审美的两极上，那样地歪歪扭扭，不端正，因为他和一般画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天生的边缘特征，寻常经历过学院教育的画家，不太可能有那样完全另类的民间造型基础 and 长年的动画漫画滋养。好比一个孩子，从来不吃主食，硬是几十年指着薯片碳酸饮料和糖果，居然长成了健壮孔武的战士，这除了他天生的禀赋以外，也不能不感谢这个宽容自由的时代。他在中年以后，刻意进取，拼命提高自己的水墨技术和构成感觉，简直是一种速成的身心透支，见过他人的都不约而同地感慨，他在五十来岁时，已经是一个垂垂老者的相貌，这是艺术家的伦理必然，但也是他作为师长前辈令人最值得惋惜的地方。

柯罗在离开世界时，喃喃自语，希望天堂能让他继续画画，这点我深信不疑，而我们的朱爷，现在肯定在同一个地方，群殊环绕，玉体横陈，他面前支着超大高清的屏幕，继续画他的美人图，同时痛饮雀巢速溶咖啡，大嚼着香脆的花生米，薄薄撒一层盐花。

2014年的岁末之夜，我傍着海上谜家刘茂业，同赴位于徐汇区西南隅的梅陇文化馆，一起主持了一场迎接新年的灯谜晚会。在这里，猜谜迎新贺岁，已成了传统娱乐形式，迄今已坚持了16年之久，受到了周围市民的热烈欢迎。

谜会在二楼的演出大厅，座无虚席，周围还站满了猜谜者，显得人气旺盛。主持台上摆满了各色奖品，琳琅满目，很能助兴。我们接连出了两条应时即景的灯谜，一条是切应当时的谜面：“2014岁末”，要求打一个传统节令；另一条谜面是寓有迎接新年之意的“2015攀高峰”，请猜北京的一处名胜。由于谜面上均出现了数字，很快就被善动脑筋的爱好者识破机关，前者四个数字相加为“七”，后者相加之和为“八”，再循面索底，第一条“岁”之末，为“夕”字；第二条“攀高峰”是“到达山岭”之意。顺藤摸瓜，两底便昭然了，一个是节令“七夕”，一个是名胜“八达岭”。

我们见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与会，就出了几条适宜他们的灯谜，例如“修理台灯、吊灯和壁灯”打西点名“三明治”（注：别解为“三种照明器具在修治”）；“小羊找妈妈”打三字上海话“慢慢叫”（注：“慢”拟羊叫声。此沪语本义为“且慢”或“暂缓”等）；“智斗”打数学游戏用语“聪明格”（注：智，聪明；格，别解为“格斗”）；“团聚在温泉”打传统食品“汤圆”（注：汤，温泉；圆，团圆）等。有的是通过大人小孩齐心协力破解了谜题，有的则是在主持人的启发诱导下找到了答案。当孩子们开动脑筋猜中了谜底时，那种高兴模样，令人久久难忘。

在谜会上，我们的灯谜一出现在书写板上，马上就有许多猜者用手机拍下，还有不少爱好者低着头用手机上灯谜网站查找谜底。这无疑对我们主持人形成了一种压力和挑战，必须拿出原创的作品才行，而且得让人感到有趣、有益，从而接受猜谜群众的检验。因此当我们出的谜被人猜出，并被大家认可、鼓励时，就感到异常兴奋和自信。例如有这么一条谜，谜面为“成家嫌劳累，甘愿打光棍”，要求打一句五字俗语，结果让一位借妻女齐来猜谜的四川籍青年猜中，谜底是：“吃力不讨好”，此处应别解作“成家吃力，还是不过老婆为好”意思扣面。我们奖励他一只大型熊猫绒毛玩具给他女儿。还有如：“亲自”打蔡琴歌曲名《给我一个吻》（注：亲，扣“吻”）和“少有的大伏天”打调料品牌“六月鲜”（注：鲜，少。犹如“鲜为人知”的“鲜”）等，虽然费了些时间，最终也都一一被人猜中。当猜者上台领奖，下面报以热烈的掌声时，我们出谜人的开心程度丝毫不亚于获奖的猜谜人。

我们有那么多文化馆(宫)、文化活动中心，传统的佳节里，像梅陇文化馆那样举办灯谜活动，就能让我国独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民俗——灯谜展现她迷人的风采，娱乐人们的身心，陶冶群众的情操，启迪大伙的智慧和丰富社区的文化生活。

# 梅陇岁末乐猜谜

江更生



春节将至，滥发福利已成往事，不发福利必招群众唾骂。怎么办？好在全国总工会下了一场“及时雨”，发文明确，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可以向全体会员发放少量的节日慰问品。其实，逢年过节的福利，那都是些小福利，生活中还有一些很大的福利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说起最大的福利，我想起了两件事。

一则是二〇一〇年某部队医院分配军队经济适用房，那时我还是这家医院的政委。在分房动员大会上，我十分激动十分自豪地对在场的干部、老干部说：“能够参加今天大会的同志，意味着你已成为数百万元级的富翁，这不是你家祖坟冒青烟了，而是部队发给我们最大的福利，虽然每人还得支付几十万元房款，不过，这样的好事在上海滩只有我们军人才能享受。”语音未落，掌声连连。当然，还是有几个老干部依然不满意，认为这几十万福利，领导干干部们可一定要收下噢！

姜宏云

最大的福利

饼，正巧砸在头顶上，不仅不感谢，还说脑袋疼，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娇情！没法子，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另一则是十几年前我参加的一个部队领导干干部春节团拜会，会上有个纪委书记一句话，至今难忘。他说：“我们纪委给大家送了一个最大的福利，会场突然后一下安静下来，大家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等待这位首长说出答案。在吊足胃口之后，这位首长重重吐出两个字：“监督”。冷幽默，哄堂大笑，差点让大家笑尿了。十多年过去了，在经历了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打虎拍蝇”之后，越来越感到那天那位纪委书记长说的那个实实在在的真理。估计现在被关在“里面”的人，肯定后悔莫及，甚至合理埋怨纪委这个“最大的福利”没有年年发到位。面对纪委书记送来的这个“最大的福利”，领导干部们可一定要收下噢！

春节将至，滥发福利已成往事，不发福利必招群众唾骂。怎么办？好在全国总工会下了一场“及时雨”，发文明确，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可以向全体会员发放少量的节日慰问品。其实，逢年过节的福利，那都是些小福利，生活中还有一些很大的福利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说起最大的福利，我想起了两件事。

一则是二〇一〇年某部队医院分配军队经济适用房，那时我还是这家医院的政委。在分房动员大会上，我十分激动十分自豪地对在场的干部、老干部说：“能够参加今天大会的同志，意味着你已成为数百万元级的富翁，这不是你家祖坟冒青烟了，而是部队发给我们最大的福利，虽然每人还得支付几十万元房款，不过，这样的好事在上海滩只有我们军人才能享受。”语音未落，掌声连连。当然，还是有几个老干部依然不满意，认为这几十万福利，领导干干部们可一定要收下噢！

姜宏云

最大的福利

饼，正巧砸在头顶上，不仅不感谢，还说脑袋疼，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娇情！没法子，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另一则是十几年前我参加的一个部队领导干干部春节团拜会，会上有个纪委书记一句话，至今难忘。他说：“我们纪委给大家送了一个最大的福利，会场突然后一下安静下来，大家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等待这位首长说出答案。在吊足胃口之后，这位首长重重吐出两个字：“监督”。冷幽默，哄堂大笑，差点让大家笑尿了。十多年过去了，在经历了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打虎拍蝇”之后，越来越感到那天那位纪委书记长说的那个实实在在的真理。估计现在被关在“里面”的人，肯定后悔莫及，甚至合理埋怨纪委这个“最大的福利”没有年年发到位。面对纪委书记送来的这个“最大的福利”，领导干部们可一定要收下噢！

按照沈先生的考据来制作衣服和发型首饰。不是管太多，她少女时代曾有一段出走英国，学习服装美术的历史。彼时回港第一份工作并非继续演戏而是为刘培基的服装店做橱窗设计。以及萧芳芳的电影《跳灰》也是她美术指导。香港电影里第一个打上名字的美术指导就是冯宝宝——扯远了。当时拍亚视版，她想电视剧里有大唐服饰的华丽典雅，然而却做不到。碍于投资、人手、技术，总之留下遗憾。拍武则天登基现场演员也不足十人。硬件不足，唯有软件弥补。还好从小读唐诗宋词，学古筝古典舞，派上用场。转眼已是三十年前的往事。冯宝宝并不认识范冰冰。只是感慨现在的演员好幸福。尤其知道范冰冰还是这剧的出品人，更赞赏她也有武则天不输男人的一面。

听得我心里的“正版武则天”这样说，“山寨版武则天”似乎也没有那么不入眼了。不是武媚娘被金句点成了金，而是我从冯宝宝的表态里发现：要做得武则天，原来第一要诀乃是心怀要大。容得下他人，才容得了天下。

而我在人称范爷的范冰冰——有了武则天的雄心，却欠了武则天的灵魂。前几天，我去湖南出差，正好我心里的“正版武则天”冯宝宝也在长沙。和她聊起新版武则天。她说在酒店里打开电视很兴奋地看了好久。百闻不如一见，她最近见很多朋友在议论，所以身为上一辈武则天的她也想看个端倪。她倒是从积极一面来肯定这出新版。首当其冲被“美”所震撼。武媚娘的妆化、头饰，以现在的高清电视看，发髻里一朵小花的微颧都看得清清楚楚。看到珠囊玉佩在演员身上夺目光彩。冯宝宝由衷地感慨：现在的演员是幸福的。原来——当年拍《武则天》时，冯宝宝抱着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研读，请服装组

今宵灯谜

吴伟忠

高兴兴上下班 (四字股市用语)

昨日谜面:挖掘资金 (三字商业用语)

谜底:开发票 (注:票,钞票)

# 武则天与武媚娘

甘鹏

而我在人称范爷的范冰冰——有了武则天的雄心，却欠了武则天的灵魂。前几天，我去湖南出差，正好我心里的“正版武则天”冯宝宝也在长沙。和她聊起新版武则天。她说在酒店里打开电视很兴奋地看了好久。百闻不如一见，她最近见很多朋友在议论，所以身为上一辈武则天的她也想看个端倪。她倒是从积极一面来肯定这出新版。首当其冲被“美”所震撼。武媚娘的妆化、头饰，以现在的高清电视看，发髻里一朵小花的微颧都看得清清楚楚。看到珠囊玉佩在演员身上夺目光彩。冯宝宝由衷地感慨：现在的演员是幸福的。原来——当年拍《武则天》时，冯宝宝抱着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研读，请服装组

